翁山文外

翁山文外卷之四

論

番禺　屈大均　撰

春秋論一

春秋者周之大典乃周公之所制作傳稱備物典策以賜伯禽者蓋自伯禽至惠公凡朝覲會同征伐之事皆載策書所謂遵周公之典以序事者也首書曰王在春正之間蓋教天下以尊王韓宣子見之以爲周禮在魯是也夫正月而書之曰王禮莫大焉以爲周禮在魯是則周史亦在魯矣是則春秋爲天子之史非諸侯之史爲天下之史非一

國之史明矣斯書也乃魯良史之所爲而夫子不及見所及見者隱公以下之春秋故春秋始自隱公非夫子削去隱公以前而不錄也書曰王某月蓋亦隱公以前春秋之文周公之所定制者所謂及史之闕文也顧炎武云大抵天子之史可以不書王尚書中一一可考諸侯史必宜書王考廣川書跋載姜鼎銘曰惟王十月乙亥博古圖載周仲偁父鼎銘曰維王五月初吉丁亥齊侯鎛鐘銘曰維王五月辰在戊寅當時諸國皆以尊王正爲法夫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春秋之書王亦非出自已見也大均謂所以然者春者天之所有正月者

王之所有王則諸侯之所有也天子有天之春諸侯有天子之正月不書之曰王正月則諸侯自有其正月而非王之正月矣天子不得有其春而以歸之於天諸侯不得有其正月而以歸之王斯之謂禮也炎武又云天子之史可以書月而不書時者考之尚書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太甲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武成惟一月壬辰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召誥三月惟丙午朏多士惟三月多方惟五月丁亥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此言月而不言時者也其他鐘鼎古文多如此其言時而不言月者惟泰誓十有三

年春大會于孟津金縢秋大熟是也春秋時月並舉爲夫子之特筆其意以爲天子奉天之時諸侯奉天子之月天子不敢怠天之時是之謂能尊天諸侯不敢怠天子之正月是之謂能尊王也不敢怠天子之正月故每月告朔不告朔而猶供餼羊夫子謂畱之則爲禮去之則爲羊書王之文亦我愛其禮之意夫子之無可如何者也斯說得之

翁山文外卷之五

番禺　屈大均　譔

說

詩義說

昔者春秋之未作也其義在詩詩亡而其義乃在春秋故春秋者夫子所以繼詩者也其義皆詩之義無春秋則詩之義不明詩爲經春秋乃其傳也人惟學夫詩而後知其義以春秋而明左氏以周鄭並稱斯則周與鄭爲二國又外傳之中有周語斯則周與同姓異姓諸國爲列國而天子夷於諸侯矣其亦未嘗學夫詩乎嗟夫夫子之書王風也

猶春王正月之義也不以周與十五國並所以尊王十五國之中而有王明乎王爲十五國風之主也又言王風以别於周南也周南者文王之詩文王諸侯也故曰周南南亦風也言周風則與周南同又嫌於與列國同也且也周自東遷而周失其爲周諸侯知其爲周而不知其爲王言王風者使諸侯知其爲王也又宋無風而有商頌魯亦無風而有魯頌宋與魯皆夫子之宗國故尊之而存其頌書曰王風亦所以尊周室此詩之義也嗟夫詩未嘗亡亡者詩之義耳夫子不爲詩以存義而爲春秋以存義夫子之力其殆窮於詩而通於春秋

乎予嘗爲詩義一書純以春秋爲言以爲今之世匪惟詩亡而春秋亦亡夫子之所通焉者至是而大窮其義遂不能行於天下舉世之所謂公卿大夫者皆不可以王之風王之正月爲夫子所大書特書者與之言嗟夫詩者事父事君之具也不知王之所以爲王則何以事其君父將忠於其所不當忠孝於其所不當孝忠與孝至是而不得其正徒爲名教之罪人而已矣夫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然則思無邪者其亦無邪於忠與孝求其所當忠所當孝者而忠孝之斯春秋之所亟褒以爲臣子之典型者哉

致知說

屈大均

知也者天之所以爲命人之所以爲性者也天無命以知爲命人無性以知爲性能知其知則知天之所以爲命人之所以爲性矣不能知其知必須致之致之在於格物物者知中之物也喜怒哀樂物也格之於未發之先斯致之於已發之後矣致之於未發之先斯格之於已發之後矣故謂知外有物者不能知其知者也能知其知則知物生於知知非生於物朱子云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窮其理卽物者卽此喜怒哀樂之物而窮夫喜怒哀樂之理也理卽知窮理卽致知也天下之物卽喜

怒哀樂之物也用其力於無可用求其心於無可求久之而豁然以寤斯知之至矣知之至斯物格矣知之不至雖使窮盡天下之物理於吾知中之物無與也知苟至之則能格吾知中之物能格吾知中之物斯天下之物無不格所以者何天下之物無理以吾知中之物爲理吾知中之物可以爲天下之物而天下之物不能爲吾知中之物也舍吾知中之物無所謂天下之物也嗟夫知之爲用誠大矣天地無吾之知不能以覆載日月無吾之知不能以照臨山水無吾之知不能以流且峙草木鳥獸無吾之知不能以榮落飛走是知也盡天

之命也非天之命也人之性也天不能自有其命而以人之性爲命而人不能自知其性而以天之命爲性是惑也

歸儒說

屈大均

予二十有二而學禪既又學玄年三十而始知其非乃盡棄之復從事於吾儒蓋以吾儒能兼二氏而二氏不能兼吾儒有二氏不可以無吾儒而有吾儒則可以無二氏云爾故嘗謂人曰予昔之於二氏也蓋有故而逃焉予之不得已也夫不得已而逃則吾之志必將不終於二氏者吾則未嘗獲罪於吾儒也逃之而復能歸得已而歸則吾之志必將終於吾儒者則吾亦未嘗獲罪於二氏也今使二氏以吾爲叛羣而攻之吾之幸也使吾儒以吾爲叛羣而招之斯吾之不幸也又使天下二氏

之人皆如吾之叛之而二氏之門無人焉吾之幸也使天下儒者之人皆如吾之始逃之而終歸之而吾儒之門有人焉則又吾之幸也然昔者吾之逃也行儒之行而言二氏之言今之歸也行儒之行而言儒者之言而人以爲未盡合於吾儒也以爲新會餘姚之言猶似夫禪之言也吾竊以爲不然夫新會餘姚孔門之冢子冢孫也新會曰致虛餘姚曰致知夫非大學明德中庸明善之旨耶世之嘵嘵者以爲似禪豈惟不知儒抑且不知禪之爲禪矣嗟夫今天下不惟無儒也亦且無禪禪至今日亦且如吾儒之不能純一矣故夫以儒爲禪

禪者學之失其所以爲禪以禪爲儒儒者學之失其所以爲儒皆不可也知其不可而棄之能知儒之精斯知禪之精矣禪之精盡在於儒欲知禪之精求之於儒而可得矣乎誠越人也知有新會餘姚而已矣言新會餘姚之言知者以爲儒不知者以爲禪亦惟天下人之所指而何容辯焉處則以新會爲師出則以餘姚爲法誠禪也而一以之立德一以之立功亦奚傷乎其爲禪也耶而况於似禪也耶

爲翁生更名説

屈大均

癸亥之歲閏六月七日晨起讀書臥蓼之軒有客叩門視其刺則書曰翁山也問之曰家在慈谿有翁山焉予姓翁因以山爲名耳然先生之以翁山字也何居曰予之鄉有翁源縣其北亦有翁山予早歲夢登其上一白玉臺峻立可千仞一人散髮麗衣手執書端坐弗動旁有一人指曰此子之前身所謂翁山者也予覺因以翁山爲字予性好遊爲山水之觀者半天下五嶽皆有足跡焉而獨未至翁山以爲夢中嘗至焉斯至之矣又以予字翁山斯即翁山矣山者一卷之石未必有以勝乎人

謂山而有以勝乎人匪惟不知人且不知山令予
姓翁而以山爲名也其亦以爲是卽翁山耶若是
則予與寻其亦何别然吾聞易之睽矣曰君子以
同而異蓋聖人之道惟異乃所以爲同同則不同
異乃同也天與地以異而相通山與澤以異而相
感男與女以異而相感則翁山亦必與翁山異而
後其交乃固于姓翁因以山爲名翁其不可易者
也山其可易者也寻姓屈而因夢以翁山爲字無
所繫於身世之重翁山其皆可易者也然而寻三
十年來遊歷四方天下人無不知有翁山者則翁
山亦可易而不可易者也且寻年倍長於子子宜

遜子則請易子之名以爲異不易子之字以爲同
其亦有合於大易之旨耶易又曰兼山艮君子以
思不出其位則竟易子之名於山之旁又益一山
其字爲屾其美蓋有五焉有山之實而無山之名
於道爲盛德不居一也二山並立爲屾各止其所
有兼山之勢合乎艮象艮而不見其身身且不見
何有於人則子之道其有得於時止則止二也子
得一山而子乃得二若太華之有少華太室之有
少室三也屾之爲象又如羅與浮然二山合而成
體浮傅於羅而羅不拒於以見羅之能大羅爲浮
主而浮不去於以見浮之善因四也凡字多有偶

故水偶而爲林其音曰委山偶而爲屾其音曰辛屾既音辛則與山之音迥異使人皆稱予爲翁屾不曰翁山子既有退然善讓之名又有以自見無嫌相似五也予一易其名而五者之美咸具亦何所嶄而不爲且予嘗受業於吾兒孝廉之門則子也又有師叔父之誼子爲予更名弗爲僭予爲子更名弗爲謟道應爾爾子必從之

林叔吾名說　　屈大均

林叔吾名梧嘗以非罪被繫既得脫因變其名曰樅予爲之說曰魯連子有言梠樅高千仞而無枝非憂王室之無柱梠之與樅其並稱也久矣今夫樅之爲木也其葉梠其身柏視其葉則以爲梠也視其身則以爲柏也樅之所以爲樅者何在乎吾知之矣蓋樅無葉以梠爲之葉樅無身以柏爲之身是樅也即梠也柏也有梠柏之實而無梠柏之名樅之所以善藏其美也尸子云梠柏之鼠不知堂室之有美樅樅乎能隱其美使人知有梠有柏而不知有樅樅乎吾知汝而今免矣

自字泠君說

屈大均

予大均一字泠君泠君者山名在樂昌六瀧之上山高大不減翁山其名又可愛而其音與靈均相似予爲三閭之子姓學其人又學其文以大均爲名者思光大其能兼風雅之辭與爭光日月之志也又以泠君爲字使靈均之音長在於耳人一稱之不惟使予不忘靈均亦使天下之人不忘靈均斯予之所以爲慈孫之心也昔司馬長卿辭賦最盛乃三閭之高弟子然其名不以三閭而以藺相如徒學三閭之文不學其人吾嘗以爲大慽吾三閭之子姓也文可以不如三閭並可以不如長卿

而爲人則不可以不如三閭而如長卿噫嘻自今以往其益以修能爲事以無負茲內美斯于高陽苗裔有光也哉

得齋說

屈大均

五玉蔡子嘗自稱曰得齋以予能知其所得有以異乎世儒之所謂得也而屬予爲之說予嘗讀易至日月得天而能久照恍然曰嗟夫日月者以天爲心人以心爲天日月不得乎天無以爲日月人不得乎心無以爲聖人昔者聖人作易專以日月爲言蓋以天不可見可見者日月日月之中有天焉非天無以爲光明見日月之光明斯見天之精神所在矣人之心天也日月得之以爲日月人得之以爲聖人不得之且無以爲人然何以得之其以無思得之無思而未常無思乎其以不學得之

不學而未嘗不學乎學在不學之中乎思在無思之中乎誠如是而久之豁然見夫天之所以爲日月者未嘗有光明其光明皆自於我而日用之閒視聽言動無一非吾之所以爲日月者之所爲於是而謂日月之得天乃得於我日月之光明乃吾之光明其皆可矣蔡子曰然古之大賢以日月比仲尼豈惟仲尼雖愚夫愚婦皆然日月不能爲愚夫愚婦而愚夫愚婦能爲日月子之言皆吾之言也子言之吾可以不言雖言亦無以加於吾子予因曰予今者年二十餘爲詩高出以其深沉之思爲制義多根極理道之言人皆知予之才不知予

之中有所得也鏡之相照以兩光兩光之相合則兩忘其鏡尚在塵垢之中而子終日與之言彼固茫然不知其明如日月可鑑毫髮也予過子輙流連信宿談詩十之四談道十之六而未嘗有人旁聽也子固不欲人知然以得齋自稱則猶未能忘乎其所得也愚夫愚婦未得之而忘聖人得之而忘忘乎忘乎其吾與子之猶有事焉者乎孟子曰勿忘言乎其未得也

柏舟說示族中貞女賢姑　屈大均

吾屈氏在新會大月滘有曰無隱者吾之族弟也其女曰賢姑以許同邑諸生莫贊倩未行而贊倩死姑衰經奔喪不歸誓死守志今閱數年於茲矣其家甚貧姑能力作以養其堂上兩代姑兩代姑亦皆早寡一門之內有三共姜焉姑幼知書於毛詩甚習於是予作柏舟說以示姑曰今夫女子失所天而無依倚其猶柏舟之在中河乎汎汎隨流靡有所主其亦可以他適矣而共姜執義以爲柏之爲木與枱爲偶皆有歲寒後凋之操枱爲夫而柏爲婦枱既不存柏亦安附又柏之爲舟枱之所

乘焉者也無柁則柏爲空舟中無所載故不隨流而下上婦失其夫其情事與之相同矢無他適柏之舟其有以教我矣嗚呼共姜之所以爲貞者如此且共姜當日亦未嘗嫁與共伯也而自兩髦之髧已定其我儀我特之分矣與之齊而終身不改未與之齊而亦終身不改此卽伯夷之所以不從周王蠋之所以不仕燕也節士之心以純一爲仁求則得之兒女子何獨不然姑勉乎哉予嘗爲未嫁殉夫者傳自崇禎以來凡若而人皆爲之論贊當更錄一通以示姑

琴說贈詹丈大生

屈大均

新安詹大生丈爲予鼓琴作太古之音予不敢聽之以耳而以神神之所窮聲非聲而色非色如見古之至人焉非見古之至人也亦見吾心之至人而已矣今夫聲生於心心以雷爲始以風爲終宮也者雷之聲也商也者風之聲也吾之鼓琴不以手而以心則宮可以致雷霆商可以致風雨而走獸率舞飛鳥下翔如師曠氏之所爲而又何患乎神人之不和乎古之君子無須臾而去琴蓋以琴而和其心使夫喜怒哀樂之發而皆中節以爲作聖之本子曰游於藝藝以琴爲先不學琴則無以

志道無以據德無以依仁游者學之成也心游於琴而神明之德以通天人之和以合而聖功不已有終乎琴操有云伏羲作琴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眞嗟夫伏羲畫卦之餘即作爲琴琴者易之形於聲者也卦者易之形於色者也形而下者謂之器琴與卦皆天地之奇器也從奇器而求夫道於以窮變化合鬼神通乎晝夜古聖賢未有不出於此者故古聖賢皆善琴聽其音聲與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誠如歐陽氏之所云嘗丈善琴吾將從丈而學焉而丈又將歸新安不能留也純古澹泊之音常在吾耳

溫厚和平之旨常在吾心吾安能須臾而忘丈也乎爲之說欲丈知予已得其意未得其人而復來敎予一彈再鼓也云爾

紫陽易墨說

屈大均

吾友正路程君所爲墨一笏繫以一卦一函入笏凡繫卦者八卦則繫以大象之辭是爲易墨程君生長紫陽之鄉又名曰紫陽易墨以示大均使爲說大均謂古聖人制器尚象皆取諸卦蓋欲天下人學易因卦象而窮神知化以爲德之盛也墨者器之一故得乾坤之墨者得天地之器者也則思有以學夫天地焉得坎離之墨者得日月之器者也則思有以學夫日月焉得震巽之墨者得風雷之器者也則思有以學夫風雷焉得艮兌之墨者得山澤之器者也則思有以學夫山澤焉如是而

程君之墨始不虛爲天下之至精至神得其一笏已足爲富有之大業日新之盛德不待求之於四聖之圖書與夫二傳十翼而學易之功已畢矣噫嘻此非程君之以墨爲教墨成而教思已無窮耶予學易者也學之於天地之大器而不足學之於萬物之小器而有餘程君之墨又將奉以爲師矣

畫竹說

屈大均

竹一名冬生草竹與梅皆得一陽初復之氣最先故梅花於冬至竹萌於冬至梅者陽木故冬至時以地中火足而花竹陽艸故冬至時以地中雷動而萌梅之花爲衆木之所資始竹之萌爲衆艸之所資始於艸木之所資始而可以見乾之元然見之而以辭繫之不如以筆圖之愈可以形容剛長之妙嚴子止峰善畫竹其筆如春雷初復於地中而爲苞筍繼大壯於天上而爲竹苞筍爲簭龍而勃然其怒而中節也竹爲龍葱而茂盛其喜而中節也其怒也爲乾之元所生其喜也爲乾之亨所

成蓋嚴子之畫竹非畫竹所以圖易人見以爲竹且畫之竹吾見以爲易且非圖之易噫嘻竹乎易乎以爲竹竹不受也以爲易易亦不受也不受者必有其受者也嚴子其爲予言

髻人說

屈大均

予童時髮鬒而長自能手作好髻初以朱絲繩總髮爲髻根乃屈曲髻根至三寸許爲一髻心又以髮作十餘綹自根而纒至尾乃盤旋爲髻一層者曰單轉紗帽兩層者曰雙轉紗帽餘髮剪而垂之前短後長前及眉而後及項是曰髼頭梳旣成或戴一唐巾或否歲丙戌予年十有七而髡人皆作辮依金錢鼠尾之制而予所畱㲺髮不盈一握乃作一彈丸髻大僅寸餘外戴滿洲荷葉巾以掩之戊子年十九束髮二十而冠戴網巾復爲紗帽髻如初然髮少微以髢鬄參之矣庚寅年二十一

又復髠髡則予遂圓頂爲僧然猶不肯僧其帽終歲間戴一青紗幅巾壬辰年二十三爲飄然遠遊之舉以城市中不可以幅巾出入於是自首至足遂無一而不僧方是時私心以爲今日者人而僧不可以爲人然人而不僧益不可以爲人而以家貧母老菽水無資不可以久處山谷之中與鹿麋爲伍既已來歸予舍又不可以僧而事親於是復留髮一握爲小髻子戴一偃月玉冠人輒以羅浮道士稱之或在人羣則不識予姓名者但稱之爲有髻之人蓋以予而有髻爲有以異乎人而不可以爲既明且哲者也嗟夫今之天下蓋無人而不辮

矣辮而無有不垂者矣或不垂而以辮盤繞於首則有縣官明禁予既不辮又不欲散其種種之髮而獨爲一髻焉髻雖小終不肯以其不美而不爲則誠何心也哉蓋髻者吾性之所好童而能自爲之且甚美而壯而老亦欲嘗自爲之雖不甚美亦姑以玉簪綰之以花葉襯之以黃熟箋香薰之聊以自娛誠非欲有以異乎人而不知從事於明哲之道也故常思爲女子焉爲婦人焉一好高髻而四方皆效慕之高至一尺朝爲盤龍暮作芙蓉髮鬌欹斜百變而不可窮斯不必容顏之絕麗也有一奇髻而已與先施毛嬙比美矣予今者年五十

有餘髮漸斑白而稀髻且日小一日吾憂夫人望之而不見吾髻也故嘗不夫須其苙不籜其冠不布其緇撮以昭示吾髻而復自稱之曰髻人噫嘻人而髻也我生之初天下之人其誰非人而髻也者而今也欲求為被髮之人而不可得欲求為婦人女子而不可得而獨於垂辮之中以其數千百縷者作一纂纂焉而猶自矜詡以為髻人髻人曰吾以此聊見吾性之所好焉噫嘻其亦天下之大可愧者矣噫嘻夫復何言夫復何言

翁山文外卷之六

番禺　屈大均　撰

解

姓解

吾屈爲嶺南望族予弱冠以國變託迹爲僧歷數年乃棄緇服而歸或問其故予曰吾爲僧則必舍其姓而姓釋吾以釋之姓不如吾屈之姓之美也吾爲帝高陽之苗裔雖至不肖亦猶賢於爲迦文氏之徒也且吾愛吾之姓所以愛吾之祖與父天使吾祖與父姓屈復使我爲屈氏之不肖子孫天之愛我亦甚矣吾豈可以負之而姓釋乎韓愈之

言曰人其人夫欲人其人先在姓其姓舍吾之姓弗姓而姓釋是敢於不祖父其祖父也即使吾終於爲僧亦將姓吾之姓而毋姓釋使人知吾爲屈氏之子也人即不爲吾惜亦將爲屈氏之子惜吾以屈氏之子而使人惜是吾幸而爲屈氏之子也吾幸而爲屈氏之子復幸而有此不敢舍其姓而姓釋之心使其身長爲屈氏之祖父所有其姓存則其人長存雖在僧猶其在屈氏也則猶爲有以自守者也且在昔竺法汰于法蘭帛道猷支道林康法朗之流爲僧而姓其姓而佛氏不以爲非況於有託而逃逃而須臾不忘其返而可無以自別

於姓釋之儔者乎吾友陳子升嘗爲屈道人歌見貽有曰支公與林師彷彿云一人方袍白足采蘭蕙僧伽未必非靈均蓋知吾之心者也吾之心因姓而見見吾不舍其姓或自書或使人書或曰南屈曰狂屈又或曰楚之同姓則見吾之心長存於木本水源之間雖在僧而非異端非異端則長在僧中若雪菴和上日夕飲酒狂歌或讀易或誦離騷而人知其爲葉御史景賢可也

陸梁解

屈大均

昔秦以嶺南爲陸梁地說者謂嶺南人多處山陸其性強梁故曰陸梁予謂陸梁之稱亦甚美當秦之時嶺南人故多越勾踐之子孫及六千君子之族屬彼見夫二周傾覆六王烹滅先王之綱紀盡亡四海之戕賊靡已於是憤激不平怨深怒積嘗思建名扶義獨起而亡秦以繼霸王之遺烈故自始皇幷天下八年始能略定其地以爲南海桂林象三郡而猶恐其畔服不常又以謫徙民與越雜處以陰制之且得爲秦人耳目又於五嶺閒築關置戍三年不敢弛弓解甲以防新郡之變誠兢兢

畏其陸梁之性也其後始皇貪欲無厭利其犀象珠璣翠羽諸珍物使屠睢爲將率五軍攻之而越人負其烈氣深入山林與禽鹿雜處莫肯爲秦而乘秦人怠惰師敝糧空夜從叢薄中跣跔而出大破秦軍伏尸數十萬流血百里此其功實在項梁陳涉之先固秦鋒鋭之所繇挫而山東之難因以奮發者也其後越人立梅鋗爲將戸出壯健家出資糧以從沛公而西臺關之險不能限任囂之威不能禁卒能先入咸陽破滅强秦遂其歷年堅忍之志蓋秦之所謂陸梁漢之所謂豪傑之士也號爲勁越詎不誠然乎哉先是尉佗至越其黨皆中

國人而越人惡秦無有與佗黨爲婚者故佗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補二世可其半其意欲以匹配士卒使之生育繁孳亦以越人陸梁不肯與之親好也其後陸生說佗有曰王今不降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佗乃蹶然而起北面稱臣蓋陸生深知越人忠義知有天王之尊不欲以蠻夷自外而佗亦以越人深惡疾秦而身故秦長吏而嘗與之爲仇敵者也又其後越太后有淫行而國人不附大后恐越人持正一旦起而爲變故欲倚漢威以劫之蓋亦

畏越人剛强之甚也呂嘉非越人也其爲南越則至矣而天王名分不知也小忠建德而大逆漢廷越人惡之而越郎都稽遂起而執之矣伏波遣使相招而越將軍畢取率城中甲盡降矣故越之所以丕變蠻風長爲衣冠禮樂之民以與中原頡頏者皆越人之自爲之越人誠知春秋之大義者也

沙亭解　　　屈大均

沙亭在番禺茭塘都吾始祖廸功郎誠齋當宋嶶宗時來居於此其地濵扶胥江多細沙又念先大夫懷沙而死因名鄉曰沙亭常以五月五日望三閭魂魄而祭攷隋書地理志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羅土人追至洞庭不見湖大船小不得濟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爾鼓櫂爭歸競會亭上習以相傳爲競渡之戲然則吾家祀三閭當以五月之望爲三閭忌日不當以五日

翁山文外卷之七

番禺　屈大均　撰

碑

重修翁源縣學碑代

韶之屬惟翁源山川最勝有八泉焉分流翁山之下汪洋澎湃是爲翁溪之水學宮當其南清波照映源深流長爲邑中之靈境大令戴君某甫下車顧瞻學宮而樂之爲捐俸錢修飾巍然煥然俾與山川相稱又買書田築號舍俾諸生講業有所弦誦有贍諸童蒙無師則代之陳酒殽出脩脯敦請二三名儒以爲教嗚呼戴君之心亦可謂勤而篤

至也哉易之象天地既闢則以師次君師之道以養爲教故蒙曰蒙以養正養者何養其身以田以室養其心以仁以義以忠信如泉之果行焉如山之育德焉而後聖功乃幾於成翁溪之水山下所出乃泉之最初未至于再至于三者也爲師者視童蒙之心如源泉然使之毋失其初毋悖其本其朴者孝弟力田從事於鄉約之中其秀者窮六經習文藝黽勉於宮墻之內將見賢才輩出如泉之淈流觱沸晝夜不窮以供國家一代之用斯不亦彬彬乎文教之盛也哉戴君延師之功視修學爲大然翁源僻處山谷地廣人稀爲師者嘗患不得

其人昔子之武城先以得人爲問得其人蓋所以
爲敎也世有澹臺子羽遊歷四方以友敎士大夫
爲事者戴君其更求之俾旁近州縣皆以之爲法
是又予之所厚望也夫

藥王廟碑 代　　屈大均

漢口之北後湖之南中當大別之巔而出有藥王廟焉其祀爲孫眞人思邈考列仙傳眞人洞曉天文推步尤善醫以方濟世嘗入涇陽水府療治蛟龍旣化復夢語玄宗乞武都雄黃爲用眞人明治人物幽治鬼神凡爲精氣之所生游魂之所變者身苟有疾無不妙爲攻理蓋自神農嘗艸巫彭作醫以來至眞人而其道大善繇唐迄今凡以醫藥名家莫不俎豆尊之爲藥王噫嘻豈非眞人神明之德所致乎單懷李君某常爲藥賈念漢口一大都會人民繁庶業醫者無慮數十人而未嘗葯華

佗扁鵲之爲者求之於人何如求之於神神於藥豈非眞人用是建廟嗣之使道士張李二君來乞予文以紀予作而嘆曰嗟夫仁人君子以天下人之病爲病念天下人之病非藥可療人用藥於陰有窮神用藥於陽無盡知人之病本無則神之藥亦可不有神之藥可不有斯神之藥所以爲靈也已易曰无妄之疾勿藥蓋知吾之眞本無疾則有疾者妄也无妄斯無疾矣无妄之疾而何以藥之試爲眞人固善易其所以默運其精神以使人知夫无妄固非世之智識所能窺予亦不能言張李二君先朝內大臣嘗賜蟒玉國變黃冠入道以眞人爲

師主斯廟也不可以不誌因系以詩俾旦夕歌誦
以樂眞人之聽其辭曰
眞人之學日精月神以之療疾萬物皆春身雖蜩
蛻陰用其仁有求斯應屈者以信峩峩廟貌江漢
之濆芝宮桂宇元氣瀰淪鶩精返魄一縷埃塵金
膏玉液觸目皆眞眞不受病所患惟身來求藥者
勿問君臣中和自致可育天人

番禺　屈大均

墓表

先考澹足公處士四松阡表　友姪湯晉填諱

先考諱宜遇字原楚別號澹足姓屈氏生於番禺之沙亭蓋宋紹興間自關中來爲南屈之祖廸功郎翰林誠齋公諱禹勤之第十七世孫也幼遭家多難寄養於南海之邵氏嘗以魏恭簡公本姓李氏冒莊渠魏氏歷三世而不能復以爲不孝之大故公年四十有八以不孝孤大均初補諸生即携歸沙亭謁廟復姓屈氏然當大父思道公大母譚

安人存時公時時潛歸沙亭奉養備至旣沒與伯父叔父殯葬如禮起冢植松楸復蒸嘗舊業族人之戚以爲率焉公治諸生業不售以多病遂精醫理爲人診治不責其謝或風雨昏夜有來求請必持藥齊以往所活貧窶人以數百計有暇輒飲酒鼓琴讀醫書與經史百家相間課大均至嚴日誦不問何書必以數千言爲率親爲講解弗以誘之塾師也家貧每得金必以購書謂大均曰吾以書爲田將以遺汝吾家可無田不可無書汝能多讀書是則厥父播厥子耘耔而有秋可期矣比隆武二年丙戌十有二月廣州陷公攜吾母夫人黃及大

圬兩弟兩妹逕涉亭則曰自今以後汝其以田爲書曰事耦耕無所庸其弦誦也吾爲荷蓧丈人汝爲丈人之二子苦之時不仕無義今之時龍蘢之有神夏之亾有甚於春秋之世者仕則無義潔其身所以存大倫也小子勉之比永明王即眞梧州乃喜曰復有君矣汝其出而獻策或邀一命以爲榮可也大均既赴肇慶行在上中興六六與書以大學士王公化澄薦引將得服官中秘聞公寢疾遄歸則公籜冠藤杖徜徉林壑方欲采藥羅浮以圖仙舉也是冬十有一月復病甫十日遂爾不起是爲永曆三年己丑之十二月五日距公生於萬

曆二十六年戊戌四月二十有四日得年僅五十有二未能中壽也嗚呼痛哉大均哭奉遺命於十世祖野薮公漏口之山卜得一穴左襟落雁右帶廻溪三峰在前一峰在後坐坤向艮之原以葬而以金酉得四松蒼蒼競秀其高六七丈許望而知爲華表也儆廬在墓之南咫尺鄰望依稀四松之聲色在窓戶間每風雨大作未嘗不以四松摧折爲憂而以禱之於山靈也噫嘻自今以往子子孫孫其永以四松爲命朝夕保之不敢毀於四松之外有所益第期於四松之中無所損斯亦孝慈之一端也已墓之下有鷺鳴地村兩錦大城大城以

時巡行其際毋使樵蘇躑躅牛羊牧之處其前以
俟異時樹神道碑而旁列石人石馬焉公多陰德
子孫必當有興者系以辭曰
吾屈之先高陽末裔左徒懷忠子孫勿替三戶亾
秦功在漢世少祖關中南從宋帝來遷番禺沙亭
留滯我父府君爲十七系隱德幽貞早而蟬蛻敎
兒不仕大義所繫求仁不得斯爲罪戾鼎俎蕨薇
吾亭而祭五旬委順以身疣贅先朝髮膚毫末無
敝所遺一編春秋事例戎夏尊攘桓文節制曰吾
之志汝求善繼兒實不孝無能匡濟四方所營徙
勞智慧作聖而狂好勇而蔽人謀一傾天去其蹤

遺體苟全墓門是誓馬鬣一丘龍鱗百歲白鶴不
歸黃泉久閉嗚呼皇考魂靈毋逝被髮騎龍助子
乘勢

伯兄白園先生墓表

屈大均

伯兄屈氏諱士煌字賁士一字白園番禺之沙亭鄉人也高祖諱一鰲嘉靖間舉人父諱驥崇禎庚午科武舉伯兄生而聰敏幼即能文未弱冠舉隆武乙酉科鄉試明年丙戌丁父憂其冬以廣州失守益哀痛不欲生存會 永明王立以丁亥爲永曆元年明年戊子三月惠國公李成棟反正伯兄亟走梧州迎蹕上時務一疏官授中書舍人奉命還娶先是元年春義師四起伯兄盡破家產以從與仲兄泰士衰絰行軍初入羅浮糾合十三營壯士得數千人與赴文烈侯張公家玉之師未至

而文烈戰敗增城未幾忠烈侯陳公子壯之師起南海兵部尚書陳公邦彥之師起順德合攻廣州城不克忠烈走高明尚書走清遠嬰城死守尚書數有書使伯兄爲應尋被俘臨難作絶命詞數章有還同屈子俱沉之句蓋指三閭大夫也而伯兄與尚書爲同門友伯兄顧以爲口實慷慨語人曰此讖也安知吾異日不爲陳公續耶至是雖官清華然非已意再上疏請執殳先死封疆弗許四年庚寅春南雄失守　車駕復幸梧州伯兄遂拜表辭朝與仲兄邈歸聯絡山海義旗亟援省會拮据數月始辦一蒼頭與俱以出而守將江寧伯杜永

和忌之分其兵戍守石門已而廣州再陷八年甲午西寧王李定國統帥王師下高雷廉三府伯兄移家羅浮與仲兄間道赴軍至則定國以攻新會失利撤兵還黔矣二兄進退無計乃入化州西山以居時靖氛將軍鄧耀屯軍龍門島中聞二兄名亟發蒙艟迎至有兩郡王一巡撫六部監司知府以下數十人先在每宴會冠蓋鱗集伯兄年少居末座然諸公有大議必顧問屈先生以爲何如伯兄知無不言其令東請凌海將軍陳奇策之援西解漳平伯周金湯之鬭近連交阯屬國遠結延平水軍皆至計也已聞定國扈從入雲南進封晉王

伯兄使仲兄爲諸公齎表先行伯兄從交平特摩州入既至　行在上書指陳利害語侵執政且極言秦王孫可望之惡時議遷伯兄諫垣以其多言臭之乃轉禮部儀制淸吏司主事於是兵部侍郎冷孟銋少詹楊在爲之憤恚不平都給事齊環首出疏請以己位易伯兄太僕卿蔡𨱎繼之孟銋在又繼之侍讀汪蛟復繼之同時五疏皆言伯兄艱難險阻九死一生破先人之產絶老親之裾與弱弟間走交南匍匐詣闕而官秩卑微車服未稱非所以奬厲瘁臣也伯兄聞之惶悚不自安久之奉溫旨慰勞而已十一年丁酉八月充雲南同考試

官得士景同春等六人將典試四川未果行逾月
而可望稱兵犯闕晉王與蜀王劉文秀敗之於交
水可望僅以三百人脫走長沙其羽翼有保國公
王尚禮者於朝中驕橫無人臣禮伯兄上疏糾之
尚禮大怒將遣徒兒爲不利皇親武靖侯王國璽
力解之得免伯兄爲人纖柔謹愿貌恂恂視若孺
子而骯髒不畏強禦侃侃敢言人皆笑以爲迂是
冬冊封漳國公賜姓成功爲延平王內議伯兄持
節晉王不許十二年戊戌轉員外郎以賊可望平
朝臣皆晉階一級于覃恩二兄爻誥贈奉直大夫
協正庶尹禮部儀制淸吏司員外母劉封太安人

其夏掌儀制司印初晉王爲人苛細慮諸道督學使者貪墨每出行部較士奏遣一都司隨行謂之監試伯兄言其非體罷之長至節江西瑞昌王與蜀府內江王爭列盛氣至署詈責掾吏伯兄出曰蜀王 太祖十一子寧王之兄玉牒具在王今欲亂之耶因上言惑亂之餘舊日天潢存者無幾自當黽勉親親不宜自起戈矛以貽國殃會宗藩某王薨子幼弱不能自立伯兄疏言請命吉藩收養教誨俟長襲封於是宗人府建議凡諸宗孤煢無告者悉以歸吉藩議出諸宗感焉凡署篆六月而雲南昭十二月望 上西走永昌百官倉卒隨幸

敵騎追急日夜冒雨雪行凡七日始至楚雄伯兄病甚伏枕山寺旬餘而六軍入騰越矣十三年己亥四月　上幸緬甸晉王走木邦鞏昌王白文選亦走茶山二兄往依交水交水有宿將開國公趙印選者方以兵敗脫歸聞沅江土知府那嵩起兵復維摩州圍臨安府全滇響應於是使人邀二兄共事伯兄將令仲兄先赴沅江約師期未行而嵩復敗與其子崙闔家自焚死方是時敵人傾國在滇控弦三十餘萬分據要害知事不可為矣乃決意東歸叛臣洪承疇將委二兄某官二兄不可謂人臣之義君為社稷亡則亡之吾不能亡之於緬

匄豈可不亡之於番禺是時延平王賜姓成功方擁樓船數千一戰瓜洲遂抵白下南都城勢且降拔二兄亦欲浮牂牁大洋往從之故還番禺取道北抵家母子相持痛哭旋聞　大行皇帝與　皇太子遇難伯兄憤惋過傷遂得吞酸翻胃之病歷數月嘔吐頗平然遇春時輙發連歲若之乙卯正月二十有九日遂爾不起距其生於天啓七年丁卯八月十二日凡得年四十有九嗚呼痛哉伯兄之死死於君然伯兄死於君壬寅之前人或知之死於君壬寅之後至于乙卯凡歷十有四年而哀憯之潑始終如一則惟仲兄知之弓知之而已壬

寅者　大行寶天之歲也嗚呼痛哉伯兄終時予方以廣西按察司副使監督安遠大將軍軍於桂林未及撫棺盡哀丙辰四月謝事歸則伯兄已祔葬於其先祖之塋矣塋在沙亭丁奇岡乙向之原元配盧氏雲南叅政諱龍雲孫女誥封安人後伯兄二年而卒與之合葬子一人嘉遂娶譚氏生孫一人昌女觀媛許聘關氏子伯兄墓上之銘屬海內耆舊凋謝秉筆無人予姑爲之表志其大略他日將爲永曆遺臣錄以伯兄爲錄中之一人云

仲兄鐵井先生墓表

屈大均

仲兄諱士煌字泰士一字鐵井伯兄白園先生之母弟也隆武元年乙酉伯兄年十有九舉于鄉仲兄與予及族兄躍天皆年十六同爲督學副使林公佳鼎所錄充邑諸生有文名廣州人咸以吾家兄弟爲可羨云二年丙戌冬廣州破陷仲兄義不欲生予亦同懷忠憤有捐軀報國之志已而諸道義師蠭起張公家玉起東莞陳公子壯起南海黃公公輔起新會陳公邦彥起順德仲兄奉伯兄命往來諸軍約爲犄角會諸軍相繼潰敗永曆二年戊子惠國公李成棟反正伯兄走梧州擁戴拜中

書科中書舍人仲兄以諸生在家奉母四年庚寅
春南雄失守　車駕西遷潯州伯兄拜表辭朝與
仲兄特起一軍以援省會而總督杜永和者嫉之
調往石門戍守二兄智勇無所施憤惋久之是冬
廣州再陷援師盡降二兄乃遯跡西樵不出八年
甲午聞西寧王李定國統帥王師攻復高雷廉三
府二兄微服從之至則定國撤兵還黔矣靖氛將
軍鄧耀者慕二兄之義迎至龍門龍門者欽州海
中巨島也南與牙山對峙束隘若門有七十二逕
從涌淪江西行可達交趾蓋粵西南之要害也二
兄依之將與兩郡王一僉都御史及六部監司太

守以下數十人合謀大治樓船煮海採珠收積古錢與交趾互市以充軍需爲恢復瓊厓之計耀甚然之會　行在有詔使至言定國進封晉王扈從入滇中外義聲大振於是諸公夜艸表趣仲兄先齎入賀伯兄稍留治裝既至闕廷仲兄引宋陳亮故事上書陳三大計六要務且極言孫可望之惡時可望亦封親藩號曰秦王握重兵居門庭內朝議方欲羈縻之兩相君陰使人來言朝廷已悉君忠憤然封疆大計尚宜愼密章遂留中不下伯兄繼至上言利害益切當路畏之欲處以臺諫及詞林不果乃授禮部儀制司主事而仲兄得兵部司

務試職方司主事令持蠟詔使延平王軍及魯監
國朝士疏留之不果行十二年戊戌以孫賊平朝
臣僉晉階一級子覃恩二兒開曹無事輒操觚爲
諸勲鎭代譔貤封誥命及謝表日不暇給無何敵
兵大入其統軍信郡王多羅鐸尼率我叛臣洪承
疇等繇楚入滇留守漢陽王馬進忠棄貴陽走仲
兄憤恚上章數其失律棄城不戰三罪不報雲南
陷十二月望　上幸永昌二兒衝冒雨雪晝夜兼
行至楚雄　車駕已過大理勢不可追聞延平王
以舟師攻復鎭江已薄南京城下乃決策東還將
從大庾關取道以往比抵家大宓入相持慟哭所

聘妻蘇氏以仲兄七年於外死生未審鬱悒而終
而第三弟士煜亦已死難四年矣二兄此時俯仰
悲酸欲行復止踰歲爲十六年壬寅其四月二十
五日　大行皇帝變聞先一月有自雲南來者傳
緬酋弑兄自立十五年辛丑九月於亞哇城下以
咒水戕殺御前文武無遺宗藩榕滋王及皇親王
維恭黔國公沐天波文安侯馬吉祥綏寧伯蒲纓
以下大小臣五十餘人皆死二兄聞之淚以不獲
共命爲憾至是益痛憤成疾日研淚賦詩以寫其
哀未幾而伯兄病沒矣始伯兄同産五人伯兄居
長次仲兄次士煜次士灼次士熺士熺賢而有文

先伯兄四年病鼻衂卒後三年士灼亦卒五人者獨仲兄僅存耳太安人年八十餘每病哮氣息僅屬饘粥藥餌之奉惟仲兄一身是資仲兄性狷介不妄求取日以筆墨代畊稼有所得輒復匿迹山村一家偃臥人希見其顏色時論高之于沙亭屈氏舉宗千有餘人然道同志合窮苦不移在兄惟臼園鐵井在弟惟于兄爲有髙之遺臣弟亦青盲之義士三人者旦夕相依牖間生死不謂仲兄又奄然舍予而沒也仲兄既沒太安人膝前遂無一子矣太安人二十年間哭子者四哭至仲兄而太安人之淚竭矣一兒三弟皆不獲永其年齡以終

高堂之養幸而仲兄年至五十有六也將謂一兄三弟之年盡與仲兄豈知仲兄之年僅多於伯兄者七年伯兄不得五十而仲兄亦復不得六十也嗚呼痛哉仲兄嘗恨不死於庚子以前而死於壬寅以後壬寅以後患難之君臣俱盡破碎之山河胥亾仲兄雖欲死之又寧有仲兄死之之所乎哉仲兄生於崇禎三年庚午與弓同庚仲兄二月弓九月仲兄長弓僅八月而鬚髮皓白容顏枯瘁乍見如七八十歲人多疾病骨見衣表肌肉漸消弓每以爲大憂病劇時方客廣州友人勸之返舍再三不可揣其意葢不欲太安人見其彌留垂絕[illegible]

子相訣有難爲情者也沒時爲乙丑十有二月六日太安人奔至城中已無及矣嗚呼痛哉仲兄娶蘇氏生子二人長嘉遠次嘉錫嘉遠聘教諭李某某之女女二人皆幼以丙寅正月六日葬於丁奇岡某向之原予匍匐送之得盡一哀因述其平生大槩以表諸墓

胡烈婦墓表

屈大均

烈婦姓胡氏其父休寧人潮州叅軍瀓也叅軍流寓惠州以烈婦許嫁海豐葉氏子祖麟未幾祖麟病篤其母欲得烈婦以事之請於叅軍叅軍慨然許之烈婦既歸事祖麟惟謹治藥餌朝夕不懈五閱月而祖麟竟死祖麟將死謂烈婦曰子有父母吾死汝即歸寧烈婦泣曰吾已婦於君矣以君之病亟而來以君之肉未寒而去毋乃與初心相悖乎然妾不惟不去而已君若行將以死從君祖麟遂瞑烈婦被髮號踊哭泣極哀數取佩刀自裁家人謹守之已而水漿都絶氣息懨懨臨終請姑至

前與訣而口不能言矣時丙辰九月之晦距夫亡
及兩月也年十有九於是叅軍以烈婦祖麟合葬
於豐湖之上豐山之原惠之人士皆稱之曰胡烈
婦墓嗟夫未昏而合葬非禮也周官媒氏掌萬民
之判禁遷葬與嫁殤者使烈婦當時不及葉氏子
之未終而歸他日斬衰而弔焉既葬而除之除之
而嫁於禮未為失也而烈婦從其親之命不俟親
迎以急其夫之病為心生得結其褵死得視其殮
合而與之同葬未成婦而成婦焉免歸而葬於女
子氏之黨則烈婦亦可謂幸矣其亦勝於詩所謂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也哉尋以乙丑冬至惠就烈

婦之墓拜焉爲之表以爲湖山之光使與墓右王
氏朝雲之墓並傳云爾

樊義士墓表

屈大均

義士樊君名潔字淸溥商州人也事其父母至孝事師如事父父母死皆廬墓三年師死亦如之居貧力畊以養人有所遺拜而辭之曰父母有子不子之食而食於人乎是無子也及父母亡人亦間遺之曰父母存吾不敢以人之食食吾父母爲父母則不受巳則受之是無父母也卒不受崇禎十七年三月京師陷君輟畊走舉山西峰日夕哭山中人怪而問之君曰吾痛吾父母吾痛吾師識者謂其以　烈皇帝　烈皇后爲父母而以殉節諸臣若范公景文倪公元璐以下二十餘人爲其師

云華山之東中條之西其踰大河而迤邐而北者其山爲首陽山下有夷齊祠墓君復望拜而哭哭極哀形容瘠立人勸之曰君布衣耳未嘗仕可無哭以致於死死傷孝君乃瞿然起曰吾過矣於是著黃冠躡草屨而託爲道士結廬於西峰以居凡四年間毎遇霜黃木落風雨晦冥之候人未嘗不聞其哭泣朗月之夕或歌蓼莪或誦離騷山鬼其聲悲酸凄楚斷續於幽林激瀨之中嗚嗚不止有一白鹿嘗旋繞其門哀鳴至旦久之君目腫痛失明旁無僮僕不復能自治飲食竟以死年止四十餘歲丁亥年八月日也山中人憐之葬於西峰之

旁小峰名之曰孝子峰屈子曰嗟乎君固孝子也
然君實以節死不以孝死夫以孝死稱孝子以節
死宜稱義士今請名其峰曰孝子峰而墓曰義士
墓斯兩得之乎山中人皆以爲然崋山從無墓墓
自樊君始故爲之表以爲崋山之光寵云